

六子書

卯



莊子第一卷

逍遙遊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无力覆杯水



於坳於交鳥堂之上則蒼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
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
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
之夭闕音者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鸞鳩笑之曰我
決起而飛捨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
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殮而反腹猶果然適
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
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
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

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
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
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
爲鯨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
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
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
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
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
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
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

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
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
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
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
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
至人無已神人无功聖人无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
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
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
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
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

之實也吾將爲寘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
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爲庖人雖
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
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
河漢而无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
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
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
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
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
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

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礪萬
物以爲一世斲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
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
不熱是甘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
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
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
山汾水之陽管鴟了然喪其天下焉惠子謂莊子曰
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
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
鳴桴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掇之莊子曰夫子固拙

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有世世以泝泝
及泝泝泝泝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云日金聚族而謀
曰我世世爲泝泝泝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
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
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
以封或不免於泝泝泝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
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
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
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
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

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爨音來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齊物論第二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待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

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尤作作則萬竅怒呶胡到而獨不聞之參參颶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音似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諠音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音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音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

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
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
日以心鬪縵者窘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
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
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
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
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熱之涉姚佚啓態樂出
虛蒸成茵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
日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
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
賅該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
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
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
乎其真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
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
成功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
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
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
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

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
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
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
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
於殷音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僞
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
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
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
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
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

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不可因
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
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
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
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
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
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
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
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
嵬悖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
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萬
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
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
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徂公賦苧音曰
朝三而莫四衆徂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衆徂皆
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
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
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

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
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
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
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與
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
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
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
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
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
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

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

且得无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近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怯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

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園音而幾何方
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
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
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
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
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
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齧缺問乎王倪
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
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
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

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
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猿猴然
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蛆甘帶
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後狌狙以爲雌麋與鹿交
鱗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
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
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
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
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
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

遊乎四海之外死生无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瞿
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
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无謂有謂有謂无謂
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
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
瑩也而在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
時夜見彈而求鴉炙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
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昭合置其滑稽以肆相尊衆
人役役聖人愚菴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
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

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
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
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
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
方真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
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
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在也與女皆夢
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
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旣使我與
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

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无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无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

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无竟故寓諸无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蝮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莊子第二卷

養生主第三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
 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
 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
 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
 所踣砉音畫又然騞然奏刀騞音麥也亦反然莫不中音
 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善哉技
 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
 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

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苦管苦天二因反又音空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軻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謠訛女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

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也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卜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

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拍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人間世第四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

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天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在信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无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

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
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
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桀攻有扈國爲
虐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皆求名
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
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
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
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
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
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

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
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漸乎而人善之漸乎而
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
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蹠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
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
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
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
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
而不謀雖固亦无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
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无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

齊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睥天不宜顏
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
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
齋仲尼曰若一志无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无聽之
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
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
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
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无感其名入則
鳴不入則止无門无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

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无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
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
止天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内通而外於心
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
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葉公子高
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
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
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
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
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吾食也執粗而不臧饜无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内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无適而非君也无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

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无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无由巧言偏辭

獸死不擇音氣息蕭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无遷令无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顏闔將傳衛靈公大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无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

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无町畦亦與之爲无町畦彼且爲无崖亦與之爲无崖達之入於无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或作屎以蠶盛溺適

有蚤虫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曾意有所
 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
 社樹其大蔽牛繫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
 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
 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
 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
 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
 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楠莫干以為柱則
 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
 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

夫狙梨橘柚果效果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
 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
 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
 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
 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
 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
 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
 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
 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南
 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

莛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
 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
 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死其葉則口爛而為
 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
 之木也以及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
 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
 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
 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
 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
 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

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支
 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
 髀為脅控鍼治繃縮足以餽口鼓箎播精足以食十
 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
 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
 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
 其德者乎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
 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
 道聖人成焉天下无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
 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

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无傷吾
行吾行卻曲无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
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
知無用之用也

德充符第五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
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
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
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
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

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
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
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
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
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
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
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
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得其心以
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
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

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
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
軍將來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
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
乎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
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
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
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

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
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
處則无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
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旣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
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
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
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
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
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
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

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
不亦過乎子產蹇然改容更貌曰子无乃稱魯有兀
者叔山无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者
是矣雖今來何及矣无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
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
全之也夫天无不覆地无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
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
乎請講以所聞无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无趾兀
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无
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

子爲彼且斲以誡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
爲已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
不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无趾曰天刑之
安可解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
丈夫與之處者患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
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
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
之死無繫祿豎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
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
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

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于期年而寡人信
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
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
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
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種_{徒門}死_門子食於其死毋者少焉
响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
毋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
葬也不以髮貪刑者之履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
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
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

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
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
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
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
故不足滑和不可入以爲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
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
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
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
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
以南而而君天下執以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

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
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闔跂支離無
脰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菴鳥
反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
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
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
接工為商聖人不心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
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
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
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

屬於人也警反五善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
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
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
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
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
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
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
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
形子以堅白鳴

莊子第二卷終

莊子第三卷

大宗師第六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
 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
 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
 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
 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
 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
 暮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
 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

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无憂其食不甘其息深
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
哇其著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
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
矣不念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
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
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顙音連一凄然似秋煖然似春
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
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
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

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上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
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
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真人其
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
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
乎瀟勅六反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
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忘其言
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
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
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

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
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
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
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
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
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
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馮濡以沫不如相忘於
江湖而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
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
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

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
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
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
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
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
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
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
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
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老狝韋氏得之以挈

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
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
大川有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
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
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
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
比於列星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
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
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
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

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
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
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
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
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
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
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撻寧撻寧
也者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
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
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

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者
以生爲春以死爲尻孰若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
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
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
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順隱於齊肩高
於項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踞躑
上步田反下悉田反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
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
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

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鴟炙浸假而化予之死以爲輪以
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爲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
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
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
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
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无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
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
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
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
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

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
 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鏹鄒大冶必以為不祥之
 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
 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生而
 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
 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无相與相為於无相為孰能
 登天遊霧撓挑无極相忘以生无所終窮三人相視
 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
 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
 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

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
 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
 人者邪脩行无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
 无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
 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
 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
 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胡亂潰癘夫若然
 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躰忘其
 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
 垢之外逍遙乎无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

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
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
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
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
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
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
子天之小人也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
无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无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
固有无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
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

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
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
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
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无損心有旦宅而无情
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
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
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
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
於寥天一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
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

奚來爲軹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
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
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无以與乎眉
目顏色之好瞽者无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
曰夫无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
皆在鑪甄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
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
我爲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整好今萬物而不
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
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顏回曰回益矣

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
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
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
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躄黜聰明離形去
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无好也仁則无
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子輿與子桑友
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
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
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
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

欲吾貧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應帝王第七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有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有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接輿

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而曾二蟲之尤知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无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无名人曰去女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无何有之鄉以處壙壤漘之野汝已何帛音以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无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陽子

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微疏明學道不
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
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獫狁之便執
繫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蹇然曰敢
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
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
測而遊於无有者也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
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奔
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
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旣其

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
而以道與世兀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晉試與來
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
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
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
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
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
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
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
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

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无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類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南海之帝爲儵音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莊子第四卷

駢拇第八

駢拇音母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
 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
 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
 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
 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
 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
 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収名聲使

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

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譽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黠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矣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

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狗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

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廿六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乎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

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
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
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
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
為淫僻之行也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
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
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維之連之以羈馬音
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

之整之齊之前有檝飾之患而後有鞭箠之威而馬
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
中矩匠人者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
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
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
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
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
視顛顛當是時也山无蹊隧澤无舟梁萬物羣生連
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
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去規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

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
 不離同乎无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
 人蹇蒲結躄蹇結蹇為仁蹇蹇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
 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
 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
 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
 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
 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
 怒則分背相踴馬知已此矣夫加以以衡扼齊之以
 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
 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
 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及
 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懸跂仁義以慰天
 下之心而民乃始踈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
 亦聖人之過也

法篋第十

將為法法切二篋音發也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
 緘緘固局鑄古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
 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緘固鑄之不固也然
 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

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犬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夫

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

下剖長弘脰勅紙反裂也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

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

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

也知可不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

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

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

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

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掎擊聖人

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

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
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
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
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
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
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
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
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
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

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
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
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措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
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
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
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弃規矩
攬力的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
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弃仁義而天下之
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
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

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
 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
 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
 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
 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其其食美其服
 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
 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
 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內弁其親而外
 去其主之事足跡接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
 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

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
 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
 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
 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
 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
 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
 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
 四時之施喘矣耳轉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
 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
 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噲

淳之意淳淳已亂天下矣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滯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滯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及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

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縮詰卓鷲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凶凶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說明邪是滯於色也說聰邪是滯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滯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齟卷愴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

矣天下之惑也豈古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
 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
 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
 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
 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摧
 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
 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崔瞿問於
 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
 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劇彫
 琢其熱焦火其寒凝水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

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憤驕而不可係
 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
 於是乎股無胈腋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
 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
 放讎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
 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
 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
 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
 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斬斤鋸制焉
 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撓人心故

賢者伏處太山嵒苦成岩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
 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
 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
 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
 桁楊桎梏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焉知魯史之
 不為桀跖嚙噬交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
 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
 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
 陰陽以遂羣生為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

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
 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
 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
 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
 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
 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
 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
 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
 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
 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

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
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
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
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
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
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
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
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
吾與天地爲常常我緜音泯合也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

而我獨存乎雲將求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
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贊然立曰
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曰
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
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
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柰何鴻蒙拊脾雀躍掉
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
宋之野而適遭馮冢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
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
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无妄朕又何

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
 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下
 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
 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柰
 何鴻蒙曰意毒哉僂僂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
 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
 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卒尸頃冥解心釋
 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
 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
 無闕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

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
 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
 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夫以出乎眾
 為心者曷常出乎眾哉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
 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
 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今之國乎
 其存今之國也無萬分之一其喪今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
 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
 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
 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

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
若形之於影聲之於嚮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
下配處乎無嚮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
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
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覩有者音之君子覩无者天
地之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
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
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
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
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

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
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
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
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
者無自而不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
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
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
不察也

上之密三上例五

聖卷四

古



